

三氣周瑜

吳縣陸衣言編校

周瑜收軍點將，大犒三軍，進兵攻取南郡。前隊臨江下寨，前後分五營。周瑜居中。

瑜正與衆商議征進之策，忽報「劉玄德使孫乾來與都督作賀」。瑜命請入。乾施禮畢，言「主公特命乾拜謝都督大德，有薄禮上獻」。瑜問曰：「玄德在何處？」乾答曰：「見移兵屯油江口。」瑜驚曰：「孔明亦在油江否？」乾曰：「孔明與主公同在油江。」瑜曰：「足下先回，某自來相謝也。」

瑜收了禮物，發付孫乾先回。肅曰：「却纔都督爲何失驚？」瑜曰：「劉備屯兵油江，必有取南郡之意。我等費了許多軍馬，用了許多錢糧，目下南郡唾手可得；彼等心懷不仁，要就見成，須放着周瑜不死！」肅曰：「當用何策退之？」瑜曰：「吾自去和他說話，好便好；不好時不等他取南郡，先結果了劉備！」肅曰：「某願同往。」

東京大學
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藏
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

書名 三氣周瑜一卷（標點繪圖小說片錦十種所收）
撰者 陸衣言 編
卷 冊一
內容分類 集-小說-短篇小說
索書號 雙紅堂-小說-138
編號 D8631006

[彩色首頁1](#)

[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: D8631006](#)

[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: 雙紅堂-小說-138](#)

[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三氣周瑜一卷（標點繪圖小說片錦十種所收）](#)

版權所有: [東京大學](#) [東洋文化研究所](#)

[使用上的注意事項](#)

錦片說小圖繪點標

瑜周氣三

校編言衣陸

上海文明書局發行

雙紅堂
小說
138(6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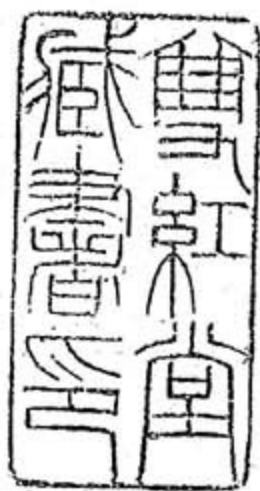




錦片說小圖繪點標

瑜周氣三

校編言衣陸



行發局書明文海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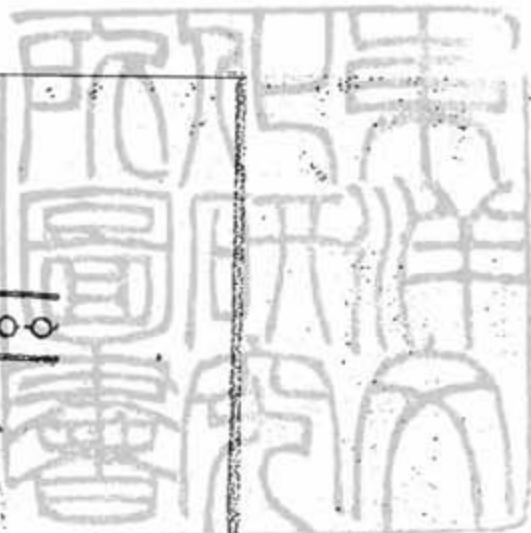


科 1996~6

雙紅堂

小說

138-6



三氣周瑜

吳縣陸衣言編校

周瑜收軍點將，大犒三軍，進兵攻取南郡。前隊臨江下寨，前後分五營。周瑜居中。

瑜正與衆商議征進之策，忽報「劉玄德使孫乾來與都督作賀。」瑜命請入。乾施禮畢，言「主公特命乾拜謝都督大德，有薄禮上獻。」瑜問曰「玄德在何處？」乾答曰「見移兵屯油江口。」瑜驚曰「孔明亦在油江否？」乾曰「孔明與主公同在油江。」瑜曰「足下先回，某自來相謝也。」

瑜收了禮物，發付孫乾先回。肅曰「却纔都督爲何失驚？」瑜曰「劉備屯兵油江，必有取南郡之意。我等費了許多軍馬，用了許多錢糧，目下南郡唾手可得；彼等心懷不仁，要就見成，須放着周瑜不死！」肅曰「當用何策退之？」瑜曰「吾自去和他說話，好便好，不好時不等他取南郡，先結果了劉備！」肅曰「某願同往。」

於是瑜與魯肅引三千輕騎，徑投油江口來。

※ ※ ※ ※ ※

先說孫乾回見玄德，言周瑜將親來相謝。玄德乃問孔明曰：「來意若何？」孔明笑曰：「那裏爲這些薄禮，肯來相謝。止爲南郡而來。」玄德曰：「他若提兵來，何以待之？」孔明曰：「他來便可如此如此應答。」遂於油江口擺開戰船，岸上列着



瑜周接迎雲趙船戰開擺口江油

軍馬。

人報「周瑜、魯肅引兵到來。」孔明使趙雲領數騎來接。瑜見軍勢雄壯，心甚不安。行至營門外，玄德、孔明迎入帳中，各敘禮畢，設宴相待。玄德舉酒致謝慶兵之事。

酒至數巡，瑜曰：「豫州移兵在此，莫非有取南郡之意否？」玄德曰：「聞都督欲取南郡，故來相助。若都督不取，備必取之。」瑜笑曰：「吾東吳久欲併吞漢江，今南郡已在掌中，如何不取？」玄德曰：「勝負不可預定，曹操臨歸，令曹仁守南郡等處，必有奇計，更兼曹仁勇不可當，但恐都督不能取耳。」瑜曰：「吾若取不得，那時任從公取。」玄德曰：「子敬、孔明在此爲證，都督休悔。」

魯肅躊躇未對，瑜曰：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何悔之有？」孔明曰：「都督此言，甚是公論。先讓東吳去取，若不下，主公取之，有何不可？」

瑜與肅辭別玄德、孔明，上馬而去。玄德問孔明曰：「却纔先生教備如此回答，

雖一時說了，展轉尋思，於理未然。我今孤窮一身，無置足之地，欲得南郡，權且容身。若先教周瑜取了城池，已屬東吳矣，却如何得住？孔明大笑曰：『當初亮勸主公取荊州，主公不聽，今日却想耶？』玄德曰：『前為景升之地，故不忍取，今為曹操之地，理合取之。』孔明曰：『不須主公憂慮，儘着周瑜去厮杀，早晚教主公在南郡城中高坐。』玄德曰：『計將安出？』孔明曰：『只須如此如此。』玄德大喜，只在江口屯紮，按兵不動。

却說周瑜、魯肅回寨。肅曰：『都督如何亦許玄德取南郡？』瑜曰：『吾彈指可得南郡，落得虛做人情。』隨問帳下將士：『誰敢先取南郡？』一人應聲而出，乃蔣欽也。瑜曰：『汝為先鋒，徐盛、丁奉為副將，撥五千精銳軍馬，先渡江。吾隨後引兵接應。』

※ ※ ※ ※ ※

且說曹仁在南郡，分付曹洪守彝陵，以為犄角之勢。人報『吳兵已渡漢江。』仁曰：『堅守勿戰為上。』驍騎牛金奮然進曰：『兵臨城下而不出戰，是怯也。況吾兵新敗，正當重振銳氣，某願借精兵五百，決一死戰。』

仁從之，令牛金引五百軍出戰。丁奉縱馬來迎，約戰四五合，奉詐敗，牛金引軍追趕入陣，奉指揮衆軍士裹圍牛金於陣中。金左右衝突，不能得出。曹仁在城上望見牛金在核心，遂披甲上馬，引麾下壯士數百騎出城，奮力揮刀，殺入吳陣。徐盛迎戰，不能抵當。曹仁殺到核心，救出牛金，回顧尚有數十騎在陣，不能得出，遂復翻身殺入，救出重圍。正遇蔣欽攔路，曹仁與牛金奮力衝散。仁弟曹鈞亦引兵接應，混殺一陣，吳軍敗走，曹仁得勝而回。

蔣欽兵敗，回見周瑜，瑜怒欲斬之，衆將告免。瑜即點兵，要親與曹仁決戰。甘寧曰：『都督未可造次。今曹仁令曹洪據守彝陵，為犄角之勢，某願以精兵三千，徑取彝陵，都督然後可取南郡。』

瑜服其論，先教甘寧引三千兵攻打彝陵。早有細作報知曹仁，仁與陳矯商議。矯曰：『彝陵有失，南郡亦不可守矣。宜速救之。』仁遂令曹純與牛金暗地引兵救曹洪。曹純先使人報知曹洪，令洪出城誘敵。甘寧引兵至彝陵，洪出與甘寧交鋒。戰有二十餘合，洪敗走。寧奪了彝陵。至黃昏時，曹純、牛金兵到，兩下相合，圍了彝陵。探馬飛報周瑜，說甘寧困於彝陵城中，瑜大驚。程普曰：『可急分兵救之。』瑜曰：『此地正當衝要之處，若分兵去救，倘曹仁引兵來襲，奈何？』呂蒙曰：『甘興霸乃江東大將，豈可不救？』瑜曰：『吾欲自往救之，但留何人在此代當吾任？』蒙曰：『留凌公績當之。蒙為前驅，都督斷後，不須十日，必奏凱歌。』瑜曰：『未知凌公績肯暫代吾任否？』凌統曰：『若十日為期，可當之；十日之外，不勝其任矣。』

瑜大喜，遂留兵萬餘，付與凌統，即日起大兵投彝陵來。蒙謂瑜曰：『彝陵南僻小路，取南郡極便。可差五百軍去砍倒樹木，以斷其路。彼軍若敗，必走此路。馬不能行，必棄馬而走，吾可得其馬也。』

瑜從之，差軍去訖。大兵將至彝陵，瑜問：『誰可突圍而入，以救甘寧？』周泰願往，即時縛刀縱馬，直殺入曹軍之中，徑到城下。甘寧望見周泰至，自出城迎之。泰言：『都督自提兵至。』寧傳令教軍士嚴裝飽食，準備內應。

却說曹洪、曹純、牛金聞周瑜兵將至，先使人往南郡報知曹仁，一面分兵拒敵。及吳兵至，曹兵迎之。比及交鋒，甘寧、周泰分兩路殺出，曹兵大亂，吳兵四下掩殺。曹洪、曹純、牛金果然投小路而走，却被亂柴塞道，馬不能行，盡皆棄馬而走。吳兵得馬五百餘匹。周瑜驅兵星夜趕到南郡，正遇曹仁軍來救彝陵，兩軍接着，混戰一場。天色已晚，各自收兵。

曹仁回城中，與眾商議。曹洪曰：『目今失了彝陵，勢已危急，何不拆丞相遺計觀之，以解此危？』曹仁曰：『汝言正合吾意。』遂拆書觀之，大喜，便傳令教五更造飯，平明，大小軍馬，盡皆棄城，城上遍插旌旗，虛張聲勢，軍分三門而出。

瑜從之，差軍去訖。大兵將至彝陵，瑜問：『誰可突圍而入，以救甘寧？』周泰願往，即時縛刀縱馬，直殺入曹軍之中，徑到城下。甘寧望見周泰至，自出城迎之。泰言：『都督自提兵至。』寧傳令教軍士嚴裝飽食，準備內應。

却說周瑜救出甘寧，陳兵於南郡城外。見曹兵分三門而出，瑜上將臺觀看。只見女牆邊虛插旌旗，無人守護；又見軍士腰下各束縛包裹。瑜暗忖：曹仁必先準備走路，遂下將臺號令，分布兩軍為左右翼；如前軍得勝，只顧向前追趕，直待鳴金，方許退步。命程普督後軍，瑜親自引軍取城。對陣鼓聲響處，曹洪出馬搦戰。瑜自至門旗下，使韓當出馬，與曹洪交鋒。戰到三十餘合，洪敗走。曹仁自出接戰，周泰縱馬相迎，鬪十餘合，仁敗走，陣勢錯亂。

周瑜麾兩翼軍殺出，曹軍大敗。瑜自引軍馬追至南郡城下，曹軍皆不入城，望西北而走。韓當、周泰引前部盡力追趕。瑜見城門大開，城上又無人，遂令眾軍搶城。數十騎當先而入，瑜在背後縱馬加鞭，直入甕城。陳矯在敵樓上，望見周瑜親自入城來，暗暗喝采道：「丞相妙算如神！」

一聲梆子響，兩邊弓弩齊發，勢如驟雨。爭先入城的，都擲入陷坑內。周瑜急勒

馬回時，被一弩箭，正射中左肋，翻身落馬。牛金從城中殺出來，捉周瑜。徐盛、丁奉二人，捨命救去。城中曹兵突出，吳兵自相踐踏，落墜坑者無數。程普急收軍時，曹洪、曹仁，分兵兩路殺回，吳兵大敗。幸得凌統引一軍從刺斜裏殺來，敵住曹兵。曹仁引得勝兵進城，程普收敗軍回寨。

丁、徐二將救得周瑜到帳中，喚行軍醫者用鐵鉗子拔出箭頭，將金瘡藥敷掩瘡口，疼不可當，飲食俱廢。醫者曰：「此箭頭上有毒，急切不能痊可。若怒氣沖激，其瘡復發。」程普令三軍緊守各寨，不許輕出。三日後，牛金引軍來搦戰，程普按兵不動。牛金罵至日暮方回，次日又來罵戰。程普恐瑜生氣，不敢報知。第三日，牛金直至寨門外叫罵，聲聲只道要捉周瑜。程普與眾商議，欲暫且退兵，回見吳侯，却再理會。

却說周瑜雖患瘡痛，心中自有主張，已知曹兵常來寨前叫罵，却不見眾將來稟。一日，曹仁自引大軍，擂鼓呐喊，前來搦戰。程普拒住不出。周瑜喚眾將入帳問曰：

『何處鼓噪吶喊？』衆將曰：『軍中教演士卒。』瑜怒曰：『何欺我也！吾已知曹兵常來寨前辱罵。程德謀既同掌兵權，何故坐視？』遂命人請程普入帳問之。普曰：『吾見公瑾病瘡，醫者言勿觸怒，故曹兵搦戰，不敢報知。』瑜曰：『公等不戰，主意若何？』普曰：『衆將皆欲收兵暫回江東，待公箭瘡平復，再作區處。』

瑜聽罷，於牀上奮然躍起曰：『大丈夫既食君祿，當死於戰場，以馬革裹尸還，幸也！豈可爲我一人而廢國家大事乎？』言訖，即披甲上馬。諸軍衆將無不駭然。遂引數百騎出營前，望見曹兵已布成陣勢，曹仁自立馬於門旗下，揚鞭大罵曰：『周瑜孺子，料必橫天，再不敢正覷我兵！』

罵猶未絕，瑜從羣騎內突然出曰：『曹仁匹夫！見周郎否？』曹軍看見，盡皆驚駭。曹仁回顧衆將曰：『可大罵之！』衆軍厲聲大罵。周瑜大怒，使潘璋出戰。未及交鋒，周瑜忽大叫一聲，口中噴血，墜於馬下。曹兵衝來，衆將向前抵住，混戰一場，救起周瑜，回到帳中。

程普問曰：『都督貴體若何？』瑜密謂普曰：『此吾之計也。』普曰：『計將安

出？』瑜曰：『吾身本無甚痛楚，吾所以爲此者，欲令曹兵知我病危，必然欺敵。可使心腹軍士去城中詐降，說吾已死，今夜曹仁必來劫寨。吾却於四下埋伏以應之，則曹仁可一鼓而擒也。』程普曰：『此計大妙！』隨就帳下舉起哀聲。衆軍大驚，盡傳言都督箭瘡大發而死，各寨盡皆挂孝。

却說曹仁在城中與衆商議，言周瑜怒氣沖發，金瘡崩裂，以致口中噴血，墜於馬下，不久必亡。

正論間，忽報『吳寨內有十數個軍士來降，中間亦有二人，原是曹兵被擄過去的。』曹仁忙喚入問之。軍士曰：『今日周瑜陣前金瘡碎裂，歸寨即死。今衆將皆已挂孝舉哀，我等皆受程普之辱，故特歸降，便報此事。』

曹仁大喜，隨即商議今夜便去劫寨，奪周瑜之屍，斬其首級，送赴許都。陳矯曰：

『此計速行，不可遲誤。』曹仁遂令牛金為先鋒，自為中軍，曹洪、曹純為合後，只令陳矯領些少軍士守城，其餘軍兵盡起。初更後出城，徑投周瑜大寨。來到寨門，不見一人，但見虛插旗鎗而已。情知中計，急忙退軍。四下礮聲齊發，東邊韓當、蔣欽殺來，西邊周泰、潘璋殺來，南邊徐盛、丁奉殺來，北邊陳武、呂蒙殺來。曹兵大敗，三路軍皆被衝散，首尾不能相救。

曹仁引十數騎殺出重圍，正遇曹洪，遂引敗殘軍馬一同奔走。殺到五更，離南郡不遠，一聲鼓響，凌統又引一軍攔住去路，截殺一陣。曹仁引軍斜斜而走，又遇甘寧大殺一陣。曹仁不敢回南郡，徑投襄陽大路而行。吳軍趕了一程，自回。周瑜、程普收住衆軍，徑到南郡城下，見旌旗布滿，敵樓上一將叫曰：『都督少罪。吾奉軍師將令，已取城了。吾乃常山趙子龍也。』

周瑜大怒，便命攻城。城上亂箭射下。瑜命且回軍商議，使甘寧引數千軍馬，徑取荊州；凌統引數千軍馬，徑取襄陽；然後却再取南郡未遲。



周瑜到南郡城上亂箭射下

正分撥間，忽然探馬急來報說：『諸葛亮自得了南郡，遂用兵符，星夜詐調荊州守城軍馬來救，却教張飛襲了荊州。』又一探馬飛來報說：『夏侯惇在襄陽，被諸葛亮差人齎兵符，詐稱曹仁求救，誘惇引兵出，却教雲長襲取了襄陽。』二處城池，全不費力，皆屬劉玄德矣。周瑜曰：『諸葛亮怎得兵符？』程普曰：『他終住陳矯兵符，自然盡屬之矣。』周瑜大叫一聲，金瘡迸裂。

却說周瑜見孔明襲了南郡，又聞他襲了荆襄，如何不氣？氣傷箭瘡，半晌方甦。衆將再三勸解。瑜曰：『若不殺諸葛村夫，怎息我心中怨氣？程德謀可助我攻打南郡，定要奪還東吳。』正說間，魯肅至。瑜謂之曰：『吾欲起兵與劉備、諸葛亮共決雌雄，復奪城池。子敬幸助我。』魯肅曰：『不可。方今與曹操相持，尚未分成敗；主公見攻合淝不下，不爭自家互相吞併，倘曹兵乘虛而來，其勢危矣。況劉玄德舊曾與曹操相厚，若逼得緊急，獻了城池，一同攻打東吳，如之奈何？』瑜曰：『吾等用計策，損兵馬，費錢糧，他去圖現成，豈不可恨！』肅曰：『公瑾且耐。容某親見玄德，將理來說他。若說不通，那時動兵未遲。』諸將曰：『子敬之言甚善。』

於是魯肅引從者徑投南郡來，到城下叫門。趙雲出問。肅曰：『我要見劉玄德，有話說。』雲答曰：『吾主與軍師在荆州城中。』肅遂不入南郡，徑奔荆州。見旌旗整列，軍容甚盛，肅暗羨曰：『孔明真非常人也！』軍士報入城中，說魯子敬要見。孔

明令大開城門，接肅入衙。講禮畢，分賓主而坐。茶罷，肅曰：『吾主吳侯，與都督公瑾，教某再三申意皇叔。前者操引百萬之衆，名下江南，實欲來圖皇叔；幸得東吳殺退曹兵，救了皇叔，所有荆州九郡，合當歸於東吳。今皇叔用詭計，奪佔荆襄，使江東空費錢糧軍馬，而皇叔安受其利，恐於理未順。』

孔明曰：『子敬乃高明之士，何故亦出此言？常言道：「物必歸主。」荆襄九郡，非東吳之地，乃劉景升之基業。吾主固景升之弟也。景升雖亡，其子尚在。以叔輔姪，而取荆州，有何不可？』肅曰：『若果係公子劉琦佔據，尚有可解；今公子在江夏，須不在這裏。』孔明曰：『子敬欲見公子乎？』便命左右請公子出來。只見兩從者從屏風後扶出劉琦。琦謂肅曰：『病軀不能施禮，子敬勿罪。』魯肅吃了一驚，默然無語。良久言曰：『公子若不在，便如何？』孔明曰：『公子在一日，守一日；若不在，別有商議。』肅曰：『若公子不在，須將城池還我東吳。』孔明曰：『子敬之言是也。』遂設宴相待。

宴罷，肅辭出城，連夜歸寨，具言前事。瑜曰：「劉琦正青春年少，如何便得他死？這荊州何日得還？」肅曰：「都督放心，只在魯肅身上，務要討荆襄還東吳。」瑜曰：「子敬有何高見？」肅曰：「吾今觀劉琦過於酒色，病入膏肓，現今面色羸瘦，氣喘嘔血，不過半年，其人必死。那時往取荊州，劉備須無得推故。」

却說玄德在荊州整頓軍馬，與孔明商議。孔明曰：「亮夜觀星象，見西北有星墜地，必應折一皇族。」

正言間，忽報公子劉琦病亡。玄德聞之，痛哭不已。孔明勸曰：「生死分定，主公勿憂。恐傷貴體，且理大事。可急差人到彼守禦城池，并料理葬事。」玄德曰：「誰可去？」孔明曰：「非雲長不可。」即時便教雲長前去襄陽保守。玄德曰：「今日劉琦已死，東吳必來討荊州，如何對答？」孔明曰：「若有人來，亮自有言對答。」過了半月，人報東吳魯肅特來弔喪。

却說孔明聞魯肅到，與玄德出城迎接，接到公廨相見畢。肅曰：「主公聞令姪棄世，特具薄禮，遣某前來致祭。周都督再三致意劉皇叔，諸葛先生。」玄德、孔明起身稱謝，收了禮物，置酒相待。肅曰：「前者皇叔有言：『公子不在，即還荊州。』今公子已去世，必然見還。不識幾時可以交割？」玄德曰：「公且飲酒，有一個商議。」

肅強飲數盃，又開言相問。玄德未及回答，孔明變色曰：「子敬好不通理！直須待人開口！自我高皇帝斬蛇起義，開基立業，傳至於今，不幸奸雄並起，各據一方，少不得天道好還，復歸正統。我主乃中山靖王之後，孝景皇帝玄孫，今皇上之叔，豈不可分茅裂土，況劉景升乃我主之兄也。弟承兄業，有何不順？汝主乃錢塘小吏之子，素無功德於朝廷，今倚勢力，佔據六郡八十一州，尚自貪心不足，而欲并吞漢土。劉氏天下，我主姓劉，倒無分，汝主姓孫，反要强爭，且赤壁之戰，我主多負勤勞，衆將並皆用命，豈獨是汝東吳之力？若非我借東南風，周郎安能展半籌之功？江南一破，休說二喬置於銅雀宮，雖公等家小，亦不能保。適來我主人不即答應者，以子敬乃高

明之士，不待細說。何公不察之甚也？」

一席話，說得魯子敬緘口無言；半晌乃曰：「孔明之言，怕不有理；爭奈魯肅身上甚是不便。」孔明曰：「有何不便處？」肅曰：「昔日皇叔當陽受難時，是肅引孔明渡江，見我主公；後來周公瑾欲興兵取荊州，又是肅擋住；至說待公子去世還荊州，又是肅擔承；今却不應前言，教魯肅如何回覆？我主與周公瑾必然見罪。肅死不恨，只恐惹惱東吳，興動干戈，皇叔亦不能安坐荊州，空為天下恥笑耳。」

孔明曰：「曹操統百萬之衆，動以天子為名，吾亦不以為意，豈懼周郎一小兒乎？若恐先生面上不好看，我勸主人立紙文書，暫借荊州為本；待我主別圖得城池之時，便交付還東吳。此論如何？」肅曰：「孔明待奪得何處，還我荊州？」孔明曰：「中原急未可圖；西川劉璋闇弱，我主將圖之。若圖得西川，那時便還。」

肅無奈，只得聽從。玄德親筆寫成文書一紙，押了字。保人諸葛孔明也押了字。孔明曰：「亮是皇叔這裏人，難道自家作保，煩子敬先生也押個字，回見吳侯也好。」

看。肅曰：「某知皇叔乃仁義之人，必不相負。」遂押了字，收了文書。宴罷辭回。玄德與孔明，送到船邊。孔明囑曰：「子敬回見吳侯，善言伸意，休生妄想。若不准我文書，我翻了面皮，連八十一州都奪了。今只要兩家和氣，休教曹賊笑話。」

肅作別下船而回，先到柴桑郡見周瑜。瑜問曰：「子敬討荊州若何？」肅曰：「有文書在此。」呈與周瑜。瑜頓足曰：「子敬中諸葛之謀也。名為借地，實是混賴。他說取了西川便還，知他幾時取西川？假如十年不得西川，十年不還。這等文書，如何中用，你却與他做保！他若不還時，必須連累足下。倘主公見罪，奈何？」

肅聞言，呆了半晌曰：「然玄德不負我。」瑜曰：「子敬乃誠實人也。劉備梟雄之輩，諸葛亮奸猾之徒，恐不似先生心地。」肅曰：「若此，如之奈何？」瑜曰：「子敬是我恩人，想昔日指困相贈之情，如何不救你？你且寬心住數日，待江北探細的回，別有區處。」魯肅踟躕不安。

過了數日，細作回報：「荆州城中揚起布旛，做好事，城外別建新墳，軍士各掛孝。」瑜驚問曰：「沒了甚人？」細作曰：「劉玄德沒了甘夫人，即日安排殯葬。」瑜謂魯肅曰：「吾計成矣。使劉備束手就縛，荆州反掌可得。」肅曰：「計將安出？」瑜曰：「劉備喪妻，必將續娶。主公有一妹，極其剛勇，侍婢數百，居常帶刀，房中軍器擺列遍滿，雖男子不及。我今上書主公，教人去荆州為媒，說劉備來入贅。賺到南徐，妻子不能勾得，幽囚在獄中，却使人去討荆州換劉備。等他交割了城池，我別有主意。於子敬身上，須無事也。」魯肅拜謝。周瑜寫了書呈，選快船送魯肅投南徐，見孫權，先說借荆州一事，呈上文書。權曰：「你却如此糊塗！這樣文書，要他何用？」肅曰：「周都督有書呈在此，說用此計，可得荆州。」

權看畢，點頭暗喜，尋思：「誰人可去？」猛然省曰：「非呂範不可。」遂召呂範至，謂曰：「近聞劉玄德喪婦，吾有一妹，欲招贅玄德為婿，永結姻親，同心破曹，以扶漢室。非子衡不可為媒，望即往荆州一言。」範領命，即日收拾船隻，帶數個從人，望荆州來。

荆州來。

却說玄德自沒甘夫人，晝夜煩惱。一日，正與孔明閒敘，人報東吳差呂範到來。孔明笑曰：「此乃周瑜之計，必為荆州之故。亮只在屏風後潛聽，但有甚說話，主公都應承了。留來人在館驛中安歇，別作商議。」

玄德教請呂範入，禮畢坐定。茶罷，玄德問曰：「子衡來必有所諭。」範曰：「近聞皇叔失偶，有一門好親，故不避嫌，特來作媒。未知尊意如何？」玄德曰：「中年喪妻，大不幸也。骨肉未寒，安忍便議親？」範曰：「人若無妻，如屋無梁，豈可中道而廢人倫？吾主吳侯有一妹，美而賢，堪奉箕帚。若兩家共結秦晉之好，則曹賊不敢正視東南也。此事家國兩便，請皇叔勿疑。但我國吳太夫人甚愛幼女，不肯遠嫁，必求皇叔到東吳就婚。」玄德曰：「此事吳侯知否？」範曰：「不先稟吳侯，如何敢造次來說？」玄德曰：「吾年已半百，鬢髮斑白。吳侯之妹，正當妙齡，恐非配偶。」範曰：「

吳侯之妹，身雖女子，志勝男兒。常言「若非天下英雄，吾不事之。」今皇叔名聞四海，正所謂淑女配君子，豈以年齒上下相嫌乎？」玄德曰：「公且少留，來日回報。」是日設宴相待，留於館舍。至晚與孔明商議。孔明曰：「來意，亮已知道了。適間卜易得一大吉大利之兆。主公便可應允。先教孫乾和呂範回見吳侯。面許已定，擇日便去就親。」玄德曰：「周瑜定計欲害劉備，豈可以身輕入危險之地？」孔明大笑曰：「周瑜雖能用計，豈能出諸葛亮之料乎？略用小謀，使周瑜半籌不展；吳侯之妹，又屬主公，荆州萬無一失。」

玄德懷疑未決。孔明竟教孫乾往江南說合親事。孫乾領了言語，與呂範同到江南，來見孫權。權曰：「吾願將小妹招贅玄德，並無別心。」孫乾拜謝，回荆州見玄德言吳侯專候主公去結親。玄德懷疑不敢往。孔明曰：「吾已定下三條計策，非子龍不可行也。」遂喚趙雲近前，附耳言曰：「汝保主公入吳，當領此三個錦囊。囊中有三條妙計，依此而行。」即將三個錦囊與雲貼肉收藏。孔明先使人往東吳納了聘，一切完備。

聘，一切完備。

時建安十四年冬十月，玄德與趙雲、孫乾取快船十隻，隨行五百餘人，離了荆州，前往南徐進發。荆州之事，皆聽孔明裁處。玄德心中怏怏不安。到南徐州，船已傍岸。雲曰：「軍師分付三條妙計，依次而行。今已到此，當先開第一個錦囊來看。」

於是開囊看了計策，便喚五百隨行軍士，一一分付如此如此。衆軍領命而去，又教玄德先往見喬國老。那喬國老乃二喬之父，居於南徐。玄德牽羊擔酒，先往拜見，說呂範為媒，娶夫人之事。隨行五百軍士，俱披紅挂綵，入南郡買辦物件，傳說玄德入贅東吳，城中人盡知其事。孫權知玄德已到，教呂範相待，且就館舍安歇。

* * *

却說喬國老既見玄德，便入見吳國太賀喜。國太問：「有何喜事？」喬國老曰：「令愛已許劉玄德為夫人，今玄德已到，何故相瞞？」國太驚曰：「老身不知此事。」便使人請吳侯問虛實，一面先使人於城中探聽。人皆回報：「果有此事。」女壻已

在館驛安歇。五百隨行軍士都在城中買豬羊菓品，準備成親。做媒的女家是呂範，男家是孫乾，俱在館驛中相待。國太吃了一驚。

少頃，孫權入後堂見母親。國太捶胸大哭。權曰：「母親何故煩惱？」國太曰：「

你直如此將我看承得如無物！我姐姐臨危之時，分付你甚麼話來？」孫權失驚曰：

「母親有話明說，何苦如此？」國太曰：「男大須婚，女大須嫁，古今常理。我為你母

親，事當稟命於我。你招劉玄德為婿，如何瞞我女兒？須是我的！」

權吃了一驚，問曰：「那裏得這話來？」國太曰：「若要不知，除非莫為。滿城百

姓，那一個不知你到瞞我？」喬國老曰：「老夫已知多日了，今特來賀喜。」權曰：「

非也。此是周瑜之計。因要取荊州，故將此為名，賺劉備來拘囚在此，要他把荊州來

換。若其不從，先斬劉備。此是計策，非實意也。」

國太大怒，罵周瑜曰：「汝做六郡八十一州大都督，直恁無條計策去取荊州，

却將我女兒為名，使美人計，殺了劉備，我女便是望門寡，明日再怎的說親？須誤了

我女兒一世！你們好做作！」喬國老曰：「若用此計，便得荊州，也被天下恥笑。此事如何行得！」

說得孫權默然無語。國太不住口的罵周瑜。喬國老勸曰：「事已如此，劉皇叔

乃漢室宗親，不如真個招他為婿，免得出醜。」權曰：「年紀恐不相當。」國老曰：「

劉皇叔乃當世豪傑，若招得這個女婿，也不辱了令妹。」國太曰：「我不曾認得劉

皇叔，明日約在甘露寺相見。如不中我意，任從你們行事；若中我的意，我自把女兒

嫁他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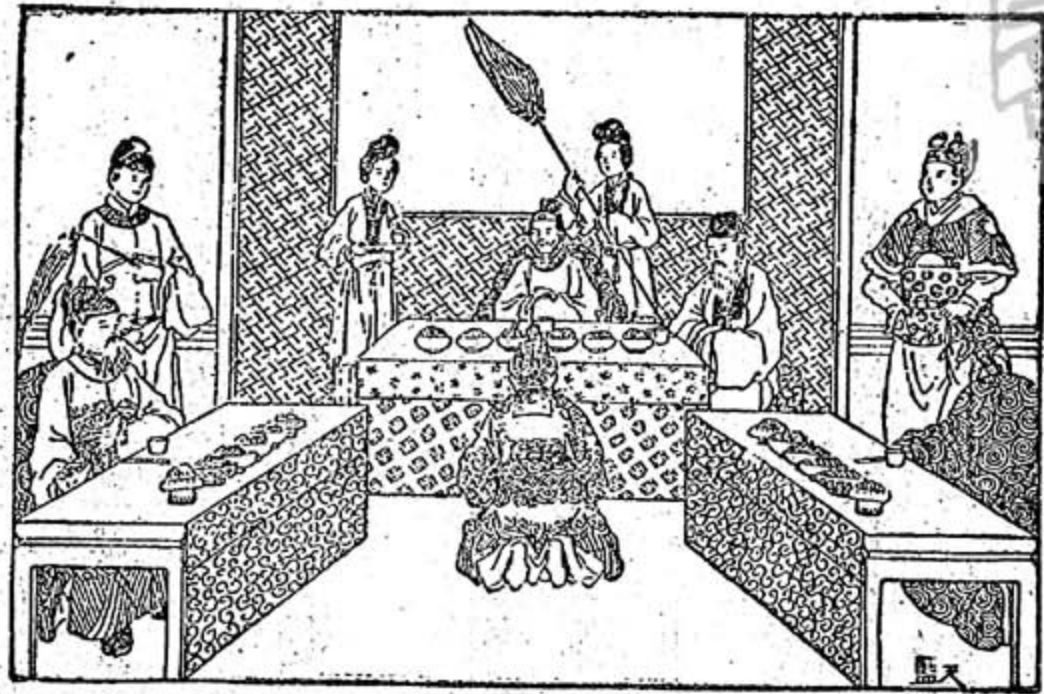
孫權乃大孝之人，見母親如此言語，隨即應承，出外喚呂範，分付來日甘露寺

方丈設宴。國太要見劉備。呂範曰：「何不令賈華都領三百刀斧手，伏於兩廊？若國

太不喜時，一聲號舉，兩邊齊出，將他拿下。」權遂喚賈華分付預先準備，只看國太

舉動。

* * *



玄德跪告國太下何故暗伏刀斧手

却說喬國老辭吳國太歸，使人去報玄德，言來日吳侯國太親自要見，好生在堂。玄德與孫乾、趙雲商議。雲曰：『來日此會，多凶少吉，雲自引五百軍保護。』

次日，吳國太、喬國老先在甘露寺方丈裏坐定。孫權引一班謀士，隨後都到，却教呂範來館驛中請玄德。玄德內披細鎧，外穿錦袍，從人背劍緊隨，上馬投甘露寺來。趙雲全裝貫帶，引五百軍隨行。來到寺前下馬，先見孫權。權觀玄德儀表非凡，心中自有畏懼之意。

二人敘禮畢，遂入方丈見國太。國太見了玄德，大喜，謂喬國老曰：『真吾婿也！』國老曰：『玄德有龍鳳之姿，天日之表；更兼仁德布於天下，國太得此佳婿，真可慶也。』玄德拜謝，共宴於方丈之中。

少刻，子龍帶劍而入，立於玄德之側。國太問曰：『此是何人？』玄德答曰：『常山趙子龍也。』國太曰：『莫非常陽長坂抱阿斗者乎？』玄德曰：『然。』國太曰：『真將軍也！』遂賜以酒。趙雲謂玄德曰：『却纔某於廊下巡視，見房內有刀斧手埋

伏，必無好意。可告知國太。』玄德乃跪告於國太席前，泣而告曰：『若殺劉備，就此請誅。』國太曰：『何出此言？』玄德曰：『廊下暗伏刀斧手，非殺備而何？』

國太大怒，責罵孫權：『今日玄德既為我婿，即我之兒女也。何故伏刀斧手於廊下？』權推不知，喚呂範問之。範推賈華。國太喚賈華責罵。華默然無言。國太喝令斬之。玄德告曰：『若斬大將，於親不利，備難久居膝下矣。』喬國老也相勸。國太方叱退賈華。刀斧手皆抱

雲故意催逼數番而出。玄德入見孫夫人，暗暗垂淚。孫夫人曰：「丈夫何故煩惱？」玄德曰：「念備一身飄蕩異鄉，生不能侍奉二親，又不能祭祀宗祖，乃大逆不孝也。今歲且在邇，使備慙快不已。」孫夫人曰：「你休瞞我。我已聽知了也。方纔趙子龍報說荆州危急，你欲還鄉，故推此意。」玄德跪而告曰：「夫人既知，備安敢相瞞？欲不去，使荆州有失，被天下人恥笑；欲去又捨不得夫人，因此煩惱。」夫人曰：「妾已事君，任君所之，妾當相隨。」玄德曰：「夫人之心，雖則如此，爭奈國太與吳侯安肯容夫人去？夫人若可憐劉備，暫時辭別。」言畢，淚如雨下。孫夫人勸曰：「丈夫休得煩惱。妾當苦告母親，必放妾與君同去。」玄德曰：「縱然國太肯時，吳侯必然阻擋。」孫夫人沈吟良久，乃曰：「妾與君正旦拜賀時，推稱江邊祭祖，不告而去，若何？」玄德又跪而謝曰：「若如此，生死難忘，切勿泄漏。」

兩個商議已定，玄德密喚趙雲分付：「正旦日，你先引軍士出城，於官道等候。吾推祭祖，與夫人同走。」雲領諾。建安十五年春正月元日，吳侯大會文武於堂上。

玄德與孫夫人拜國太。孫夫人曰：「夫主想父母宗祖墳墓，俱在涿郡，晝夜傷感不已。今日欲往江邊，望北遙祭，須告母親得知。」國太曰：「此孝道也，豈有不從？汝雖不識舅姑，可同汝夫前去祭拜，亦見為婦之禮。」

孫夫人同玄德拜謝而出。此時只瞞着孫權。夫人乘車，止帶隨身一應細軟。玄德上馬，引數騎跟隨出城，與趙雲相會。五百軍士前遮後擁，離了南徐，趨程而行。當日孫權大醉，左右近侍扶入後堂，文武皆散。比及衆官探得玄德夫人逃遁之時，天色已晚，要報孫權，權醉不醒。及至睡覺，已是五更。

次日，孫權聞知走了玄德，急喚文武商議。張昭曰：「今日走了此人，早晚必生禍亂，可急追之。」孫權令陳武、潘璋選五百精兵，無分晝夜，務要趕上拿回。二將領命去了。孫權深恨玄德，將案上玉硯擗為粉碎。程普曰：「主公空有冲天之怒，某料陳武、潘璋必擒此人不得。」權曰：「焉敢違我令！」普曰：「郡主自幼好觀武事，嚴毅剛正，諸將皆懼。既肯順劉備，必同心而去。所追之將，若見郡主，豈肯下手？」

權大怒，掣所佩之劍，喚將欽、周泰聽令，曰：『汝二人將這口劍去，取吾妹並劉備頭來！違令者立斬！』蔣欽、周泰領命，隨後引一千軍趕來。

* * *

却說玄德加鞭縱轡，趨程而行。當夜於路暫歇兩個更次，慌忙起行。看看來到柴桑界首，望見後面塵頭大起，人報：『追兵至矣！』玄德慌問趙雲曰：『追兵既至，如之奈何？』趙雲曰：『主公先行，某願當後。』轉過前面山脚，一彪軍馬攔住去路。當先兩員大將，厲聲大叫曰：『劉備早早下馬受縛！吾奉周都督將令，守候多時！』原來周瑜恐玄德遁走，先使徐盛、丁奉，引三千軍馬於衝要之處，筍營等候。時常令人登高遙望，料得玄德若投旱路，必經此道而過。

當日徐盛、丁奉瞭望得玄德一行人到，各綽兵器截住去路。玄德驚慌，勒馬回問趙雲曰：『前有攔截之兵，後有追趕之兵，前後無路，如之奈何？』雲曰：『主公休慌。軍師有三條妙計，多在錦囊之中。已拆了兩個，並皆應驗。今尚有第三個在此，分

付遇危難之時，方可拆看。今日危急，當拆觀之。』便將錦囊拆開，獻與玄德。

玄德看了，急來車前泣告孫夫人曰：『備有心腹之言，至此盡當實訴。』夫人曰：『丈夫有何言語，實對我說。』玄德曰：『昔日吳侯與周瑜同謀，將夫人招嫁劉備，實非為夫人計，乃欲幽困劉備而奪荊州耳。奪了荊州，必將殺備。是以夫人為香餌而釣備也。備不懼萬死而來，蓋知夫人有男子之胸襟，必能憐備。昨聞吳侯將欲加害，故託荊州有難，以圖歸計。幸得夫人不棄，同至於此。今吳侯又令人在後追趕，周瑜又使人於前截住，非夫人莫解此禍。如夫人不允，備請死於車前，以報夫人之德。』

夫人怒曰：『吾兄既不以我為親骨肉，我有何面目重相見乎？今日之危，我當自解。』於是叱從人推車直出，捲起車簾，親喝徐盛、丁奉曰：『你二人欲造反耶？』徐、丁二將慌忙下馬，棄了兵器，聲喏於車前曰：『安敢造反。為奉周都督將令，屯兵在此，專候劉備。』孫夫人大怒曰：『周瑜逆賊！我東吳不曾虧負你！玄德乃大漢皇

叔，是我丈夫。我已對母親，哥哥說知回荊州去。今你兩個於山脚去處，引着軍馬攔截道路，意欲劫掠我夫妻財物耶？」

徐盛、丁奉、喏喏連聲，口稱「不散」。請夫人息怒。這不干我等之事，乃是周都督的將令。」孫夫人叱曰：「你只怕周瑜，獨不怕我？周瑜殺得你，我豈殺不得周瑜？」把周瑜大罵一場，喝令推車前進。徐盛、丁奉自思：「我等是下人，安敢與夫人違拗？」又見趙雲十分怒氣，只得把兵喝住，放條大路教過去。恰纔行不得五六里，背後陳武、潘璋趕到。徐盛、丁奉備言其事。陳武、潘璋曰：「你放他過去差了。我二人奉吳侯旨意，特來追捉他回去。」於是四將合兵一處，趨程趕來。

玄德正行間，忽聽的背後喊聲大起。玄德又告孫夫人曰：「後面追兵又到，如之奈何？」夫人曰：「丈夫先行，我與子龍當後。」玄德先引三百軍，望江岸去了。子龍勒馬於車傍，將士卒擺開，專候來將。四員將見了孫夫人，只得下馬，叉手而立。夫人曰：「陳武、潘璋，來此何幹？」二將答曰：「奉主公之命，請夫人、玄德回。」夫人正

色叱曰：「都是你這夥匹夫，離間我兄妹不睦！我已嫁他人，今日歸去，須不是與人私奔。我奉母親慈旨，令我夫婦回荊州。便是我哥哥來，也須依禮而行。你二人倚仗兵威，欲待殺害我耶？」

罵得四人面面相覷，各自尋思：「他一萬年也只是兄妹，更兼國太作主。吳侯乃大孝之人，怎敢違逆母言？明日翻過臉來，只是我等不是。不如做個人情。」軍中又不見玄德，但見趙雲怒目睜眉，只待廝殺。因此四將喏喏連聲而退。孫夫人令推車而行。徐盛曰：「我四人同去見周都督告稟此事。」

四人猶豫未定，忽見一軍如旋風而來，視之，乃蔣欽、周泰。二將問曰：「你等曾見劉備否？」四人曰：「早晨過去，已半日矣。」蔣欽曰：「何不拏下？」四人各言孫夫人發話之事。蔣欽曰：「便是吳侯怕道如此，封一口劍在此，教先殺他妹，後斬劉備。違者立斬。」四將曰：「去之已遠，怎生奈何？」蔣欽曰：「他終是些步軍，急行不上。徐、丁二將軍，可飛報都督，教水路掉快船追趕。我四人在岸上追趕。無回水旱之

當勢如飛馬，疾似流星。看看趕上，孔明教掉船投北岸，棄了船盡皆上岸而走。軍馬登程。周瑜趕到江邊，亦皆上岸追襲。大小水軍，盡是步行。止有為首軍官騎馬。周瑜當先，黃蓋、韓當、徐盛、丁奉緊隨。周瑜曰：「此處是那裏？」軍士答曰：「前面是黃州界首。」望見玄德軍馬不遠，瑜令併力追襲。正趕之間，一聲鼓響，山谷內一陣刀手擁出，為首一員大將，乃關雲長也。周瑜舉止失措，急撥馬便走。雲長趕來，周瑜縱馬逃命。正奔走間，左邊黃忠，右邊魏延，兩軍殺出。吳兵大敗。周瑜急急下得船時，岸上軍士齊聲大叫曰：「周郎妙計安天下，陪了夫人又折兵！」瑜怒曰：「可再登岸決一死戰！」黃蓋、韓當力阻。瑜自思曰：「吾計不成，有何面目去見吳侯！」大叫一聲，金瘡迸裂，倒於船上。諸將急救，却早不省人事。

却說周瑜被諸葛亮預先埋伏關公、黃忠、魏延三枝軍馬一擊大敗。黃蓋、韓當急救下船，折却水軍無數。遙觀玄德、孫夫人車馬僕從，都停住於山頂之上。瑜如何

不氣箭瘡未愈，因怒氣沖激，瘡口迸裂，昏絕於地。眾將救醒，開船逃去。孔明教休追趕，自和玄德歸荊州慶喜，賞賜眾將。周瑜自回柴桑。蔣欽等一行人馬自歸南徐，報孫權不勝忿怒，欲拜程普為都督，起兵取荊州。

周瑜又上書，請興兵雪恨。張昭諫曰：「不可。曹操日夜思報赤壁之恨，因恐孫劉同心，故未敢興兵。今主公若以一時之忿，自相吞併，操必乘虛來攻，國勢危矣。」顧雍曰：「許都豈無細作在此？若知孫劉不睦，操必使人勾結劉備。備懼東吳，必投曹操。若此則江南何日得安？為今之計，莫若使人赴許都，表劉備為荊州牧。曹操知之，則懼而不敢加兵於東南。且使劉備不恨於主公，然後使心腹用反間之計，令曹劉相攻，吾乘隙而圖之，斯為得耳。」權曰：「元嘆之言甚善。但誰為可使？」雍曰：「此間有一人，乃曹操敬慕者，可以為使。」權問何人。雍曰：「華歆在此，何不遣之？」

權大喜，即遣歆齎表赴許都，歆領命起程，逕到許都求見曹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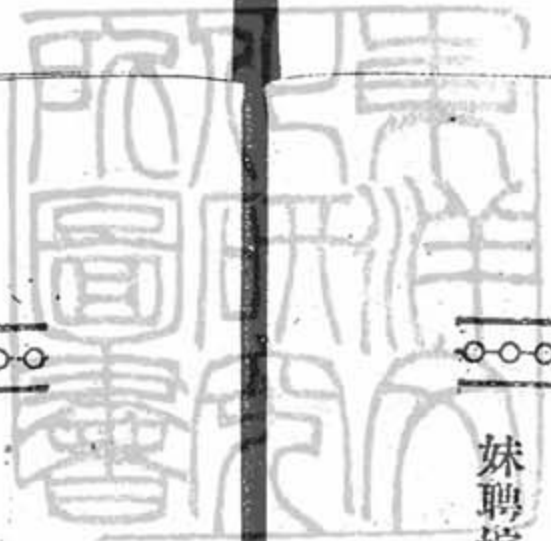
* * * * *



主人如何敢坐？玄德笑曰：『子敬與我舊交，何必太謙？』肅乃就坐。茶罷，肅曰：『今奉吳侯鈞命，專為荊州一事而來。皇叔已借住多時，未蒙見還。今既兩家結親，當看親情，早早交付。』

玄德聞言，掩面大哭。肅驚曰：『皇叔何故如此？』玄德哭聲不絕。孔明從屏後出曰：『亮聽之久矣。子敬知吾主人哭的緣故麼？』肅曰：『某實不知。』孔明曰：『有何難見？當初我主人借荊州時，許下取得西川便還。仔細想來，益州劉璋是我主人之弟，一般都是漢朝骨肉，若要與兵去取他城池時，恐被外人唾罵；若要取，還了荊州，何處安身？若不還時，於尊舅面上又不好看。事出兩難，因此淚出痛腸。』

孔明說罷，觸動玄德衷腸，真個捶胸頓足，放聲大哭。魯肅勸曰：『皇叔且休煩惱，與孔明從長計議。』孔明曰：『有煩子敬回見吳侯，勿惜一言之勞，將此煩惱情節，懇告吳侯，再容幾時。』肅曰：『倘吳侯不從，如之奈何？』孔明曰：『吳侯既以親妹聘嫁皇叔，安得不從乎？望子敬善言回覆。』



魯肅是個寬仁長者，見玄德如此哀痛，只得應允。玄德孔明拜謝宴畢，送魯肅下船。逕到柴桑，見了周瑜，具言其事。周瑜頓足曰：『子敬又中諸葛亮之計也。當初劉備依劉表時，常有吞併之意，何況西川劉璋乎？以此推調，未免累及老兄矣。吾有一計，使諸葛亮不能出吾算中。子敬便當一行。』肅曰：『願聞妙策。』瑜曰：『子敬不必去見吳侯，再去荊州對劉備說。孫劉兩家既結為親，便是一家；若劉氏不忍去取西川，我東吳起兵去取；取得西川時，以作嫁資，却把荊州交還東吳。』肅曰：『西川迢遞，取之非易，都督此計，莫非不可。』瑜笑曰：『子敬真長者也。你道我真個去取西川與他？我只以此為名，實欲去取荊州，且教他不做準備。東吳軍馬收川路過荊州，就問他索要錢糧，劉備必然出城勞軍。那時乘勢殺之，奪取荊州，雪吾之恨，解足下之禍。』

魯肅大喜，便再往荊州來。玄德與孔明商議。孔明曰：『魯肅必不會見吳侯，只

此處有紅線標記，為書籍裝訂或校對之用。

到柴桑和周瑜商量了甚計策，來誘我耳。但說的話，主公只看我點頭，便滿口應承。『計會已定，魯肅入見禮畢，曰：『吳侯甚是稱讚皇叔盛德，遂與諸將商議，起兵替皇叔收川，取了西川，却換荊州，以西川權當嫁資。但軍馬經過，却望應些錢糧。』孔明聽了，忙點頭曰：『難得吳侯好心。』玄德拱手稱謝曰：『此皆子敬善言之力。』孔明曰：『如雄師到日，即當遠接犒勞。』

魯肅暗喜，宴罷辭回。玄德問孔明曰：『此是何意？』孔明大笑曰：『周瑜死日近矣！這等計策，小兒也瞞不過。』玄德又問如何。孔明曰：『此乃「假途滅虢」之計也。虛名收川，實取荊州。等主公出城勞軍，乘勢拏下，殺入城來，攻其無備，出其不意也。』玄德曰：『如之奈何？』孔明曰：『主公寬心，只顧準備窩弓以擒猛虎，安排香餌以釣鯨魚。等周瑜到來，他便不死，也九分無氣。』便喚趙雲聽計：『如此如此……其餘我自有布置。』玄德大喜。後人有詩歎曰：

周瑜決策取荊州，諸葛先知第一籌。指望長江香餌穩，不知暗裏釣魚鉤。

却說魯肅回見周瑜，說玄德、孔明歡喜一節，準備出城勞軍。周瑜大笑曰：『原今番也中了吾計！』便教魯肅稟報吳侯，並遣程普引軍接應。周瑜此時箭瘡已漸平愈，身軀無事，使甘寧為先鋒，自與徐盛、丁奉為第二，凌統、呂蒙為後隊。水陸大兵五萬，望荊州而來。周瑜在船中，時復歡笑，以為孔明中計。前軍至夏口，周瑜問：『荊州有人在前面接否？』人報：『劉皇叔使糜竺來見都督。』瑜喚至，問勞軍如何。糜竺曰：『主公皆準備安排下了。』瑜曰：『皇叔何在？』竺曰：『在荊州城門外相等，與都督把盞。』瑜曰：『今為汝家之事，出兵遠征，勞軍之禮，休得輕易。』

糜竺領了言語先回。戰船密密排在江上，依次而進。看看至公安，並無一隻軍船，又無一人遠接。周瑜催船速行，離荊州十餘里，只見江面上靜蕩蕩的，哨探的回報：『荊州城上，插兩面白旗，並不見一人之影。』瑜心疑，教把船傍岸，親自上岸，乘

至今戀戀不忘。聞足下欲取西川，亮竊以為不可。益州民強地險，劉璋雖暗弱，足以自守；今勞師遠征，轉運萬里，欲收全功，雖吳起不能定其規，孫武不能善其後也。曹操失利於赤壁，志豈須臾忘報讎哉？今足下興兵遠征，倘操乘虛而至，江南齧粉矣。亮不忍坐視，特此告知，幸垂照鑒。

周瑜覽畢，長歎一聲，喚左右取紙筆作書上吳侯，乃聚眾將曰：『吾非不欲盡忠報國，奈天命已絕矣。汝等善事吳侯，共成大業。』言訖，昏絕。徐徐又醒，仰天長歎曰：『既生瑜，何生亮！』連叫數聲而亡。壽三十六歲。後人有詩歎曰：

赤壁遺雄烈，青年有駿聲。絃歌知雅意，盃酒謝良朋。曾謁三千斛，常驅十萬兵。巴丘終命處，憑弔欲傷情。

(完)

中華民國十五年八月出版
中華民國十五年八月發行

標點繪圖 三氣周瑜
【全一冊 定價一角五分】

編校者 陸衣言

印刷者 文明書局

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 文明書局

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 中華書局

分售處 各省中華書局

有 著
作 權
翻 印
必 究



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



6401793812